

我是故乡的一条弧线

蒋建伟

我的故乡是河南。河南地处中原,人硬硬,文风盛,作家遍地都是,文脉源远流长,但很穷。

老子的故乡也是河南,所以河南人有一句话,很牛,叫“老子天下第一”。我们对父亲的称呼,叫“老子”、“老头”、“爹”、“大”、“爸爸”,把“老子”放在第一个叫,因为老子通晓天地人,没有老子办不了的事情,已经叫了两千多年。之所以把“爸爸”排在最后一个,因为“爸爸”这个词,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,最先流行于大城市,就像我们一股脑儿进口“情人节”、“圣诞节”、“平安夜”这类西方节日一样。听说,西方人也“进口”老子,他们把《圣经》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当作枕边书,求索这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浩瀚无边的《道德经》世界。所以说,河南的男人“一人做事一人当”、“天王老子也不怕”,当了爹的人可以称呼“老子”,没有当爹的人,小孩子也可以自称“老子”,谁知道!

“老子”不仅河南的男人叫,女人有时候也叫,全中国都这么叫,属于流行语,几千年来都很流行,想必后世也照样流行。河南鹿邑广场上,立了一座33米高的老子巨型雕像,上刻“天下第一”,谁都明白“老子天下第一”。

今年4月,一个下午,河南作家郭亚东忽然邮来了老书法家、诗人李逸野先生的一组书画作品,特别是李先生的草书《道德经》,近百韵的长卷,品读字里行间,得法度,有神韵,开阖大肚,大气磅礴,线条起舞之处,尺幅景岚,满目清明。纯粹到了极致,绝美,让人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。

故乡有一座桥,卧在比一根头发丝儿还要细长的汾河上,弯弯的,恰在项城的范集、孙店两个小镇之间,叫善德桥。百姓崇文,世代耕读传家,鸡犬相闻,绵

延数十里知礼,积德,行善。传说,民间有一个大善人,一般家境,见村人常为渡船过河所困扰,便产生了修桥之念,后来,举全家之财力修了此桥,但其人姓名,生卒不详。说他是大善人,意思是称赞这个人心里只装了别人,积德行善也全都是为了别人,唯独忘记了自己,这样毫不自私、至高无上的善人,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少了。善德,说的是善,启发我们积攒像大水一样多的善仁善信、善善举行动,也就是说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,去帮助别人,奉献你自己。善德桥,是我们的先人必经的一个善地,意在提醒我们乃至后人学习的深沉,为人处事要真诚友善,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。大善人所倡导的,不正是老子的“上善若水”吗?

我脑子里保存了这座桥的很多画面:走亲戚,娶新娘子,送族亲(在豫东农村,吃小孩满月酒时的娘家贺礼)……这座桥,连接了我们方圆十几个村子的故事,让两岸毫不相干的人家,重新组合成了某一个家庭,多少男男女女的爱情,最后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,几家人的脾气,最后变成了一个人的脾气。我家住在桥北的一个村子,还有大吴营、文庄、杨营,申营几个村子,因为大吴营有我表舅家的娘家、申营有我姑奶奶家,所以说,我感觉这四个村子亲。但在桥南,我的亲姐姐呀,住在一个叫石营的村子里,一想起她,我感觉石营村比什么地方都要亲了。

一个地方,会因为你熟悉的人而熟悉,会因为你相爱的人而相爱,会因为你感恩的人而感恩,否则,你会感觉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,冷冰冰的。

惭愧的是,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走过这桥了。姐姐打电话说,她和姐夫在浙江打工,二儿子也跟着他们打工,大儿子大

学毕业后也成了一名公司白领,谈了一个老家的对象,家在桥的东边,高寺乡刘铁家的,打算“十一”国庆节结婚,她快要当婆婆了。姐姐是一位基督教徒,唱赞美诗,做善事,种田,打工,吃了大苦,半夜里偷偷咽下自己的辛酸泪,日子终究是没有负她,越过越甜,想必得了这个桥名的缘故。从前,大善人修的不过是木桥,然后是先人们修缮的石桥、砖木结构、红砖水泥桥,最后,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钢筋水泥桥,善德得以延续。人的沧桑,比不过桥的沧桑,人过一辈子,桥过几辈子。人活不过桥,人老几辈子做的好事也比不过这桥的大善啊!

姐姐没有读过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从来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一想起姐姐,我就心疼。如果,姐姐有一天读到了老子的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那么创造的力量、思想的阳光就会包围住她了,幸福的感觉就会时刻伴随着她了,她,就不那么苦了。

老子一生多难,骑牛出关,从此,天地开阖,紫气东来,人间迎来了太平盛世。读老子名言,心头又是一番滋味,比如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、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;天下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”,比如“大象无形,大音希声”、“孔德之容,惟道是从”,还比如“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;九层之台,起于垒土;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,人生至理,比从前多了一层的参悟。再读李逸野草书的《道德经》,老子的那些名言仿佛在纸上活了过来,一笔一画起起落落,一佛一魔是是非非,一字字,一对对,宛如一行行白鹭在青山绿水之间云游,空灵,飘逸,一两声鸣叫,也散落在水墨四散的旷远的山野里。

李逸野也是河南人。老先生祖籍重庆垫江,河南开封人,今年86岁,参加过

抗美援朝,当过新华社记者、《开封日报》编辑,诗书画堪称“三绝”,性耿直,文傲骨,为文写的是旧体诗,书法习的是怀素草书,皆上品,是郭亚东的书画老师。2013年至今,我在编辑《海外文摘》文学版杂志时,郭亚东推荐来老先生的《飒飒十月》等书法、中国画作品,还有其诗词《咳唾集》、《盘龙石》等大量诗歌、诗词作品,主题鲜活,角度独特,传统文化功底深厚,字里行间有节奏,有画面,有传说,有自嘲,典型的中国文人画,文人字,题跋颇具大家气魄,我从中选发了不少,发表之后,读者反响很大。想想,一个86岁的书家,看遍人间沧桑,尝尽人生百味,依然老树繁花,一心向善,诗书画创作呈“井喷式”,篇篇件件上品,恐怕我们只有艳羡了。

是什么成就了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书法家?我不得而知,只能从他的人生简历中找寻答案,后来,我找到了他还有一个笔名,叫“老头”。哎呀,“老头”不就是河南土话中的“爹”吗?“爹”不就是“老子”吗?原来,李逸野先生拿来自嘲的一个笔名,竟然隐藏了一个书家、一个遥远年代走过来的传统文人。

居京多年,我在不同场合时常会遇到河南老乡。见到老乡,两眼放光,见到老乡,亲得没法说,连路都不会走了,是啊,我们太爱太爱那个地方!我对“上善若水”的联想,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水,积善之水,第二个想的是桥,那座善德桥。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,画出了一条老子的弧线、一条墨子的弧线、一条李逸野的弧线、一条郭亚东的弧线、一条姐姐的弧线、一条我的弧线,若干条河南人的弧线,慢慢地,慢慢地,连成了一个故乡的轮廓。

此一刻,故乡大地春回。如果,姐姐能读到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好了……

我市首届书法作品展 评选结果出炉

本报讯(记者 朱鸿)6月15日,备受关注的我市第一届书法作品展各个奖项的获奖结果出炉。

据了解,本届书法作品展由周口市文联、周口市书法家协会主办,共收到作品800余件,涵盖了楷、行、隶、篆、草等书体,经过初评、终评,共有134件作品入选。

本届书法作品展在中青组、老年组、妇女少儿组三个组别共产生一等奖15个、二等奖34个、三等奖47个以及优秀奖38个。

文艺动态

龙潭大峡谷(外一首)

◎ 薛顺民

一路泉声叠雨声,
水流高处啸山风。
将闻鸟语寻无影,
乍见奇书觅有踪。
岭上浓云摇万壑,
谷中檀木绿千峰。
佛光罗汉悬崖立,
寻梦天崩地裂中。

沙颖晚眺

日暮流霞曲岸沙,
桃林深处隐归鸦。
垂杨柳絮连幽岸,
茅舍竹篱间酒家。
一川芳草披霞雾,
几叶扁舟捕蟹虾。
遥对乡关东逝水,
情伤几处落余斜。

花甲感悟

◎ 崔立中

花甲六十年,
弹指一挥间。
过眼烟云事,
神马浮云散。

闲来泡茶茗,
练打太极拳。
对逸汉楚界,
网络浏览。

前事莫流连,
身健心坦然。
夕阳无限好,
心逸在人间。

尽享天伦乐,
儿孙绕膝转。
莫问泼闲事,
再活六十年。

夏夜(外一首)

◎ 鹿斌

星汉知何处,
朦胧月半轮。
有风飘庭树,
无客对流云。
天与佳人远,
梦随凉夜深。
蛙鸣如雨过,
谁借洗尘心?

重游老君台
昔我初来此,
于今二十年。
重随三两友,
试悟五千言。
袅袅穿钟磬,
霏霏覆雨烟。
导游耳边语,
切切复玄玄。

看周口市第二届中华龙舟大赛有感

姜玉海

五月端阳天晴朗,
榴花似火啼晓莺,
周口中华龙舟赛,
万人空巷人沸腾,
战鼓激越惊碧波,
掌声叠起似雷鸣,

画舟棹影飞千剑,
群鸭翔舞万目凝,
群雄奇标展英姿,
三川儿女志气宏,
龙舟大赛今胜昔,
屈子有知当作颂。

广玉兰花开了

◎ 尚纯江

是谁不经意间
点化了枝头的花瓣
让夏天的花事变得如此灿烂
一颗芳心
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
把兰香轻吐
佛祖的莲花
绽放出一树洁白如雪
云际间的一羽白鸽踟躇流连

如佛堂中的禅唱
在飘红飞花的季节
凝望成冰清玉洁的灵魂
随着时间缓缓递进
在春风中舞蹈踟蹰

将时光的记忆折叠
刷洗掉遗留在心里的结
只留下清丽的容颜
拂去心灵的凡尘
叹息会慢慢平静
梵音吟唱
在这热火朝天的季节
那朵玉兰风姿依然

来吧,宝贝

◎ 路雨

宝贝,别哭,
宝贝,别怕,
这里有海绵宝宝,
这里有芭比娃娃。

这里是儿童的乐园,
这里是快乐成长的家。

来吧,宝贝,
宝贝,来吧,

来和蝴蝶姐姐学跳舞吧,
来和黄莺阿姨学唱歌吧,
这里所有的老师,
都亲如妈妈。

儿时的电影情结

王伟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,看电影便成了当时人们主要的精神享受,而对孩子们来说,这更是一件快乐和幸福的事情。

我那时只有七八岁,得了个绰号叫“电影迷”。因为我非常爱看电影,方圆七八里村子凡是有放映电影的,我总是每片必看。那时的电影也很有限,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等,可我百看不厌,甚至电影里的人物对话都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来。

每天下午,我们小孩子相互打听哪个村子要放电影,然后放学后,早早地吃了晚饭,呼朋唤友地出发了。尽管离电影放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,早到的孩子们已经把幕布围住,嬉闹着,欢笑着,好像过节一般热闹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听说有个村子要放映《大闹天宫》,我们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,又听说是彩色动画电影,所以这个影片对我们诱惑太大了。那天,我和小伙伴们晚饭也顾不上吃,每人拿了个干馍,跑了七八里到那个村庄。到那儿一看,已经来了不少人,宽大的白色幕布已高高挂起来。电影场地上的板凳、椅子摆了好多,有人没带坐的东西,就随手捡一块大坷垃放在那儿先占个位。老头老太太在那里拉家常,婶子大娘们在那里纳鞋底,人群中不时地爆发出惬意的笑声。

那时的新电影都是轮流放映,所以等到片子转到该村时,已经将午夜,当时同去的小伙伴们,有的困得躺在地上都睡着了,只有我还坐在那儿强打起精神,焦急地等待。当听到有人喊《大闹天宫》片子送来了,小伙伴们一骨碌爬起来,精神抖擞,困意全无……

电影结束时,已是下半夜了,月朗星稀,惠风和畅。四通八达的原野里人声鼎沸,心满意足的人们向各自家的方向散去。人们一边谈论今天的电影,一边又打听下一次的电影,尽管下一次放电影什么时候还是个未知数,但期待也是一种幸福。

那时,谁家娶媳妇,生孩子,学生考上大学,有时甚至牲口产个犊子,都会放映一场电影,让大家共同庆祝分享他们的快乐,那是一种淳朴的民风,也算是一种朴素的集体“盛宴”。

后来有了电视,中央台设置了电影频道,现在又有了电脑,看电影就更方便了。上网搜索,想看啥电影,就搜啥电影。岁月无痕,往事有情,时光的流水可以带走许多记忆,但儿时看电影的生动场景,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

沙颍文艺



童晓霞摄

牡丹·母亲

唐运华

周末回老家,还没入村,我就闻到阵阵芬芳。远远看去,碧绿的田野里有大片大片的牡丹花盛开。

以前看过洛阳牡丹,那儿的牡丹色彩缤纷,高贵典雅。在我们这偏僻的乡野,竟也盛开了这国色天香的牡丹。整块地都是统一的白色,像一朵白云飘落在田野上。

老家毗邻药都亳州,村里很多人家种植中药材牡丹、芍药等。在村民眼里,它们就是庄稼,像萝卜、白菜一样,没有人为了观赏而种。

牡丹两边是碧绿的麦田,远处是笼罩在雾霭里的树林、村庄。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花香,很多硕大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,雪白的花瓣包围着黄色的花蕊。牡丹稠密的花叶像是逢春会时拥挤的人群,把地面遮得严严实实。田野静静的,没有风,没有人,没有声音。

前几年牡丹籽不值钱,牡丹花刚抱骨朵,父母便把花蕾摘掉,以免影响牡丹生长。这几年,夏天有贩子到村里收购牡丹籽,于是在春天我便能欣赏到美丽的牡丹花。

种牡丹比种粮食省事,但牡丹地里除草却很麻烦。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,牡丹地里又长满荒草了。家里的农活全靠父亲。

去年牡丹籽成熟之前的那些天,父母天天在地里看着。如果不看护,

会有本村或邻村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人把牡丹籽偷走。在每个村庄,总有几个这样不劳而获占小便宜的人。前年,离父亲稍远的一块牡丹田,在吃晌午饭的时间,就有人把那块地的牡丹籽偷走了,父亲气得吃不下饭。去年夏天牡丹籽成熟熟的那段时间,母亲天天坐在牡丹田附近看着。我每逢周末回家,父亲总会说,你娘在地里看牡丹呢。

那一次我回老家,母亲不在家,我下地寻找母亲。柏油路两旁是高大的杨树,林荫在柏油路上空搭起一个绿色通道。远远望去,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柏油路中间。我走到跟前,母亲斑白的头发有些凌乱,嘴唇干裂,眼神黯淡无光。母亲三年前得了脑梗塞,神智有些模糊。母亲看见我,笑了一下,脸上纵横的皱纹舒展开来。我埋怨说,娘,你怎么能坐在路中间,来往这么多车,多危险!母亲听我的劝告,挪到路边。因为患病,她走路蹒跚,步履很小,走得很慢。母亲年轻时可不是这样,小时候有一次我犯错,母亲要打我,我飞快地在前面跑,母亲在后面追,我从家一直跑到池塘南沿,竟然被母亲追上了。

我让母亲回家,她不愿意,她说如果不看着,有人偷牡丹籽。不远处便是自家的牡丹田,在碧绿的牡丹叶间,结了很多饱满的牡丹骨儿,茂密的牡丹

枝叶密不透风。

收获牡丹籽正值暑天,听父亲说,母亲也参加了摘牡丹角的劳动。母亲劳动一生,劳动已成为她的习惯。她因为患病,已失去劳动能力,但她还是执意要参加劳动。那么热的天,我坐在县城空调屋里还嫌不舒服,母亲步履蹒跚,在茂密的牡丹田里一点点挪动,拎着化肥袋子摘牡丹角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父亲说,她愿意干就让她干吧,干一点快一点。

牡丹花开又一年。曾经风华正茂的母亲,也曾有过青春梦想,她在与土地打交道中衰老了。她一生节衣缩食,品尽辛酸,为了我们兄妹,为了我,她以血肉之躯付出供我前行的路。母亲真的老了,她头发花白,两眼黯淡无光,无精打采地瘫坐在小院里的树荫下。在她没有患病前,我每次回家,她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发生家庭矛盾。如今,失去很多记忆的她静默地坐在我面前,不再对我苦心劝说。夕阳的金辉柔和地洒在她身上,风拂过她的面庞,撩乱她的白发,她静静地对夕阳坐着。母亲如牡丹盛开的青春永远逝去,她的付出,她一生的辛劳,付诸于脚下的土地。

也许将来某一天,归乡的我满目伤痛,泪流不止。我循着风,循着母亲劳作一生的足迹,能不能寻找到她留下的气息。